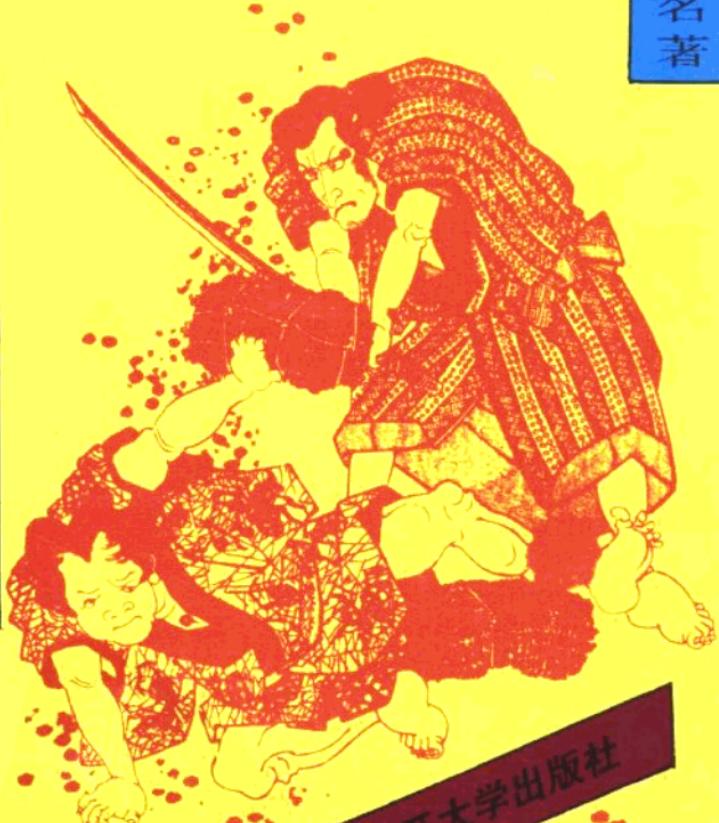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古典文学名著

南總里見八犬傳

〔日〕曲亭馬琴著 李樹果译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內容簡介

十五世紀中葉，在日本的嘉吉之亂中，義實突圍逃至安房重新建國，但又遭鄰國襲擊。面對城陷之危，義實的愛犬八房衝來敵首之首級，從而化險為夷。為履行諾言，義實將女兒伏姫嫁給八房。不久，伏姫因受犬氣而孕，她深以為耻，當剖腹自殺時，從傷口中冒出一團白氣直衝其頸上的念珠，其中八顆大珠隨同白氣直衝上天空，散向八方。于是以這段故事為開端，展開了八犬士（即姓氏中都有個“犬”字的八位武士）一系列曲折離奇和充滿血淚的驚險故事。

目 录

第六辑 卷一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五十五回 | 兵燹烧山走五彦 | |
| | 鬼磷助马导两孀 | 5 |
| 第五十六回 | 高屋暖梯顺搏野猪 | |
| | 朝谷村船虫赠古管 | 12 |

第六辑 卷二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第五十三回 | 畠上误捕犬田 | |
| | 马加窃夺船虫 | 22 |
| 第五十四回 | 常武疑囚一犬士 | |
| | 品七漫话说奸臣 | 31 |

第六辑 卷三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五十五回 | 马大记谎言笼山穷途 | |
| | 栗饭原灭族大阪留乡 | 40 |
| 第五十六回 | 朝开野歌舞暗遗叙儿 | |
| | 小文吾讽谏高论舟水 | 46 |

第六辑 卷四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第五十七回 | 对牛楼毛野鏖仇 | |
| | 墨田河文吾逐舟 | 58 |

- 第五十八回 厉难初解更逢故人
忠仆继主详告旧忧 65

第六辑 卷五上

- 第五十九回 京镰仓二大士忆念四友
下毛州鷗平翁细话赤岩 76

第六辑 卷五下

- 第六十回 狹岩洞现八射妖怪
申山窟冤鬼托骷髅 91
- 第六十一回 敲柴门维衣诉冤枉
辩往事礼仪表薄命 100

第七辑 卷一

- 第六十二回 船虫奸计说礼仪
现八远谋赴赤岩 117
- 第六十三回 缘连携短刀来访师家
信道斗群凶显示武艺 124

第七辑 卷二

- 第六十四回 现八只身斗众恶
缘连牙二追信道 133
- 第六十五回 一角逼媳求胎
维衣劈腹倒仇 142

第七辑 卷三

- 第六十六回 斩妖邪礼仪雪父仇
乞毒妇缘连还白井 153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十七回 | 礼仪义舍家禄 船虫谋脱缧绁..... | 161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第七辑 卷四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十八回 | 穴山枯野村长解救秋实 猿石逆旅滨路魂附滨路..... | 169 |
| 第六十九回 | 谋仕宦木工作强留信乃 荐官职奈四郎杀四六城..... | 180 |

第七辑 卷五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回 | 指月院奸夫会淫妇 杂库中眼代捕戍孝..... | 188 |
| 第七十一回 | 验冤尸尧元知奸 寓禅院旧识再会..... | 200 |

第七辑 卷六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二回 | 三士一僧敬五公主 信乃道节谒甲裴君..... | 211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第七辑 卷七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三回 | 奈四郎误仇丧头颅 次团太留客夺斗牛..... | 224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第八辑 卷一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四回 | 悌顺拦牛辞谢恩钱 矶九卸担坠残雪窖..... | 243 |
| 第七十五回 | 赶醉客小文吾遇次团太 怀短刀假瞽女按摩犬田..... | 253 |

第八辑 卷二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六回 | 庚申堂侠者囚贼妇 废毁院义任送船虫 | 261 |
| 第七十七回 | 聚群贼酒颠胁旅舍 传内命由充邀二客 | 271 |

第八辑 卷三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八回 | 北母擅自赏罚 东使得赐首级 | 283 |
| 第七十九回 | 斋佛堂良臣还异刀 憩茶馆奸佞试落叶 | 292 |

第八辑 卷四上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回 | 斩残仇毛野战庄助 述来历文吾和两雄 | 304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第八辑 卷四下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一回 | 荻野井复命伪刀还旧主 三犬士再会重话表宿因 | 318 |
| 第八十二回 | 青柳歇店胤智题诗歌 德北骤雨礼仪失行囊 | 325 |

第八辑 卷五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三回 | 得失易地勇士遇难 片袖移祸贤女独知 | 339 |
| 第八十四回 | 夜泊孤舟暗助穷士 逆旅小聚妙惩乡豪 | 349 |

第八辑 卷六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五回 | 夏行述志留四贤 重户占梦话谶兆 | 362 |
| 第八十六回 | 道节再谋复仇 点大巧灭妖贼 | 373 |

第八辑 卷七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七回 | 谈天机老兽惜旧洞 照火把高僧入魅穴 | 384 |
| 第八十八回 | 汤岛社前才子卖药 圣庙树下从者放猴 | 392 |

第八辑 卷八上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十九回 | 显奇功义侠安冤囚 献密策忠良锄奸佞 | 404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第八辑 卷八下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回 | 司马滨船虫卖淫 阎罗殿牛鬼劈贼 | 417 |
| 第九十一回 | 毛野铃森击缘连 道节谷山射定正 | 429 |

《八大传》第六辑序

予所著《八大传》一书，乃秋夕冬夜戏墨，曩谬为书贾山青堂所刊布。虽未足使楮价踊贵，而于书贾颇有赢余焉。旦暮以此为摇钱树云。自是以后，屡续稿而至第五辑。时山青堂耽於他事，乃不果。俯仰之间，光阴荏苒，越历四五年矣。今兹书肆涌泉堂购得前书刻版又拟刻。一日令山青堂为介，告诸予乞代续梓。诉求数四，谆谆不已。予以为其言有理，漫然领之，创余稿以充销夏之料。然无有宿构也。偶其所有，皆忘之矣。因沉吟构思，然后费灯油者，每夜一二盏，渐费至一二升，则稿了一卷，弥费迨斗许之夜。稿了者总五卷。其第五卷楮数最多，遂厘之以为二本。编纂共六本，手稿竟完矣。辄授之于涌泉堂以登於梨枣。其书画二工依旧，绣像则柳溪二子所画。净书乃田谷两笔录之。阅五六月，而书画尽成。呜呼涌泉堂性太急，自克促工，而无虚日。及删人告成，又乞颜予之自序于简端。业在仓卒之际，不遑含毫且回思。即便述本辑稍久而出世趣，代序以塞其责。

文政九年菊月中浣书于著作堂雨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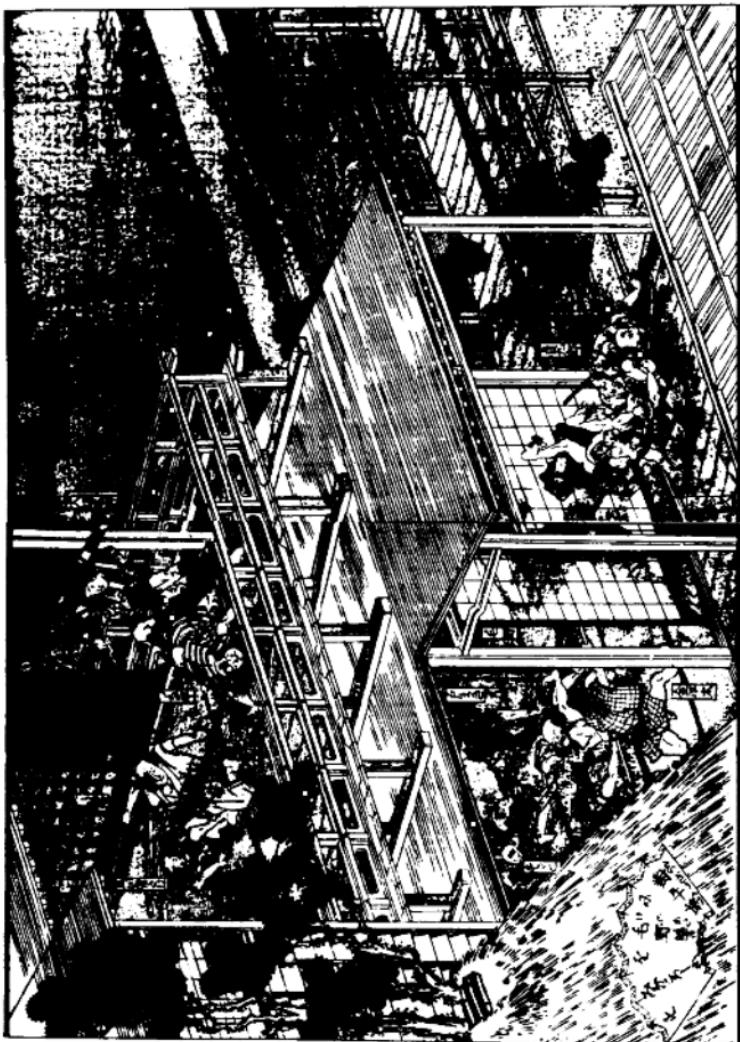
曲亭蠻叟

坊贾之捷利，素其所也。而犹有甚焉者。若拙著：《常世物语》、《三国一夜物语》二书，其刻版系于丙寅之毁，或为乌有，或亡其半。曩一贾补刻《常语》之阙；又翻刻《一夜语》。然不告诸予乞校订，擅改易《常语》书名及绣像，而令是如新著，是以多不与旧本同。加之，其文误衍亦多，拙劣不遑毛举也。初予不知之。客岁涌泉堂，购得《常语》补刻之梓，而乞予校订。于是予骇叹久之，无所漏憤。譬如污衣之油，屡洗乃耗本色。迨今又莫奈之何。且也《一夜语》翻刻，虽未得见新刷，而推思之，则亦与旧版同可知也。顾廿余年前戏墨，吾岂敢悬念耶？但见卖名之憾，不得无言也。因赘数行於简端余楮。

曲亭主人再识



●饭原首尾度受陷被害处
——出自《品七首物语》，看官请参考本文之卷三



第六辑 卷一

第五十一回 兵燹烧山走五彦 鬼磷助马导两孀

再说上野国甘乐郡，荒芽山麓道节主仆的隐居处，白城兵即将到来，猪平和音音为了让道节等五犬士逃走，想由他们夫妻阻拦敌人。曳手和单节也决心与父母同死，而五犬士却不同意，互相争论不休。道节焦急地说：“世四郎〔指猪平〕和音音决心牺牲都是出于忠义，其志虽可佳，然而面对不可轻视的大敌，你们二老夫妇焉能抵挡？更何况曳手和单节，你们不走岂不白白送死？如我等惜命丢下男女老弱逃走，以后便给敌人留下话柄，将何以见人？因此汝等必须遵命逃走。因此我有个主意：世四郎和音音暂时留在这里抵挡敌人。我等退出七八十米到后门的山边。从树下的暗处，出其不意，拦腰击溃敌人的左右。他们必然惊慌失措，以为我方有伏兵。当我们追赶逃兵，他们走远时，我们就远走他乡去等待时机，不比死在这里好吗？你们看此议如何？”说着回顾左右。信乃、庄助、现八、小文吾等一致鼓掌说：“说得有理，此计甚妙。即使杀死几个不是对手的士兵，无异于以隋侯之珠去打麻雀，乃匹夫之勇。”道节听了高兴地说：“那末就让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女赶快上马。方才已经说过，就烦犬田兄代劳照看啦。伺机带领姥雪夫妇等一同回行德。”小文吾听了说：“明白啦，还不赶快上马？于是他把马牵到走廊下，让曳手和单节同鞍，用缰绳紧

紧绑住以免掉下来。牵着退出大约一百米，把马拴在树荫下等待进攻的敌人。老夫妇稽平和音音，现已不便争论，便把屋里屋外堆上柴草，拿着好似田间惊鸟用的竹弓和临时削的细竹箭，躲在房檐下以拉门作盾牌，一时忙个不休。其誓死如归的斗志是很悲壮的。

当下道节、信乃、现八和庄助等从后门退到山边，与小文吾等都埋伏在露浓的荒草之中，在等待敌人。眼看进攻的敌军，已将那间小房子团团围住。士兵们呐喊着想闯进去，但是看到院门上枭首的三宝平和驮一的首级，忽然感到可怕，又退了回来。

这时大将巨田助友将马停在柴门前喊道：“喂！犬山道节，尔等现在何处？方才尔在同伙的帮助下虽然奇迹般地漏网，但从密告得知，尔等一伙一定藏在这里。这次带了重兵来逮捕尔等，如果没忘记我助友的话，那末即使不报名也会使尔等吓破了胆。尔等的本领我已领教过。现在尔等已经穷途无路犹如笼中之鸟，圈里之兽。还不赶快出来束手就擒，说不定是会饶恕尔同伙之命的。还不快快出来吗？”他虽然这样喊，除了檐旁的松声，却无任何回响。助友焦急地把令旗一举说：“对卑鄙的逃犯，不能讲武士的礼节，问也是白问。还不进去逮捕他们！”一声令下，先头的士兵说声：“得令”，一拥而进，有的把竹走廊踩塌了，争先恐后地跑进去。姥雪夫妇估量着射程，等待敌人靠近，就从拉窗和隔扇之间拉弓搭箭，射出的箭虽然穿不透，但闯在前边的六七个人，突然被射中前胸，互相倒在一堆了。敌人被射来的箭吓得退了回去，争着藏在别人身后而乱作一团。这两个老人不给敌人留半点喘息机会，接连放箭，箭不虚发，就象田间被惊鸟铃轰赶的群雀和风吹稻浪一般，前进一点又退回去，多次反复毫无进展。助友瞪着眼睛说：“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竟对那个软弱无力的箭都吓成那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许进不许退！”在责骂声中顶着射来的箭，士兵们踏倒破窗户门，虽说是虚张声势，挥舞着枪、叉、棍、棒等各

种武器，但却又冲了过来。即使不这样，稽平和音音的箭已经射光，手里拿着长刀、朴刀从隐避处跳了出来，二人全身披挂就如同老松树上缠着的藤蔓。这样打扮也是想代替儿子炫耀武威。夫妇一同高声喊道：“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实是小题大作。我不同小兵们搭话。你们的大将是谁？是助友吗？出来听着！万夫难挡的道节主公并非惧怕你们这些追兵躲起来了，而是时机未到。他为了再起义兵，今晨已与盟友远去他乡。现在对你搭话的是犬山将军的世袭老臣姥雪世四郎，又名稽平，同老妻一起已等汝多时，还不动手捉拿，好立功劳。”没等他说完，众兵丁说：“你们这些老东西，胡说些什么？好哇！把主人放跑了你们来替死，真是飞蛾扑火白来送死的蠹货。不必罗嗦，把他们捉住别放跑了。”他们仗着人多，虚张声势地在前后左右吵嚷着竞相进攻。稽平和音音左躲右闪，刀法娴熟，敌人靠近就被砍倒。大刀抡起来犹如风驰电掣，人老刀不老，好似秋风扫落叶一般把敌兵赶了回去。这时，外面的助友更加焦急，敲着马鞍子喊：“好狡诈的凶犯，给我进攻！”便又派出不少士兵增援，呐喊着：“攻啊！攻啊！”要拼个你死我活。人非木石，老夫妇二人已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都负了伤。二人身上流着鲜血，不由使人想起古歌中：“秋江漂红叶”的词句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决心把房子点着葬身火海之中。但不放心的是：主公和曳手与单节怎样啦？四犬士是否乘机逃走啦？但就在这时，无数的刀尖如同从高山上急流而下的溪水，难以阻挡，他们接连躲闪，却被封得一点都抽不出身来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道节与信乃、现八、小文吾等离开家七八十米，埋伏在草丛中，等待双方酣战之时，袭击敌人之左右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听到在主房那边敌人的喊杀声响彻山谷；箭鸣和刀声也逐渐激烈。道节认为时机已到，便举手示意，四犬士立即明白其意，分别拨开杂草站立起来。轻装麻利的四个人左右分开，钻过树丛，想从后门附近突然袭击，但还没走出百步，不料从山崖

后边出来一队军兵，突然挡住去路。为首的一员大将，身穿浅绿色缀绳的围腰铠甲；外套黑色毛织的无袖罩袍；系着十王头的护腿；横佩着紫铜造的大刀，刀鞘长长的。他拄着弓高声叫道：“愚蠢的犬山道节，尔等还是老一套的战术，我们已经用奇兵，不然岂不被尔等跑掉。果不出所料，尔等定要采取这个战术。同我方的兵力相较，尔等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，即便突然袭击。又岂奈我何？巨田薪六郎助友在此，已猜透你道节的巧机关。尔虽是敌人，但却是可憎的好汉，所以昨天已经饶恕你。如能痛改前非，放下武器，还可饶尔的性命。如果还是执迷不悟，不改虎狼之心，这次可决不饶恕！”没等他说完，道节一个人率先向前厉声道：“尔即助友吗？也是我的仇敌之一。昨天让你漏网，至感遗憾。再让你看看我的本领吧！”他一边骂着，一边敏捷地拔出利刃，抡得有如半轮圆月，寒光闪闪，光随影转。四犬士也抽刀相助，进行搏斗。助友一声令下：“射倒他们！”跟在左右的许多精兵，一同拉弓，乱箭齐发。五犬士毫不胆怯，忙把箭击落，奋力厮杀，但他们进而一想实为失策，这样便不能实现前计。于是互相鼓励道：“捉不住助友，便救不了世四郎和音音，对那些小兵不要管他。”他们冒着刀箭奋勇突击，一往直前，已把生命置诸度外的五位好汉，大刀四下挥舞，忽而聚合，忽而分散，忽前忽后，施展出了所有的武艺和浑身本领，真如血浸涿鹿之野，染红了手中的盾牌，被砍杀的敌兵，已不计其数。五犬士胜过昨日的骁勇，锐不可挡的刀光，杀得敌人溃不成军。真是兵败如山倒，连助友都急忙逃走。五犬士紧追不舍。这时从背后出现一队敌军，其中有一人高声喊道：“逆贼道节稍待，巨田薪六郎助友在此，回来，回来！”五犬士听了大吃一惊，忙回头观看，两员敌将与前边那个同样打扮，连长像都十分相似，究竟哪个是真助友？丢下逃跑的敌人，扑向这边靠近的两员敌将。可是前边的助友又回过头来带兵反击，前后夹攻。

这时在主房附近突然发出猛烈的火光，被秋天的山风一吹，火焰飞散，烧焦了树木，点燃了野草。因受不了烟呛，双方停止了搏斗，只顾扑打落在头上的火花，十分狼狈周章。五犬士这时被前后的敌人隔开，相距一二百步，有的在山崖附近；有的在岩石后边。火烧着了路旁的杂草。他们互相虽集合不到一起，而信义之心却相同，都不禁仰天嗟叹：“可怜的姥雪夫妇，家被火焚，现在是否都变成灰烬？恐因那里起火，我们才被解围而偶然得以活命。似乎这也是由于他们夫妇的忠义之举所致。然而没法弄清他们的存亡，实在遗憾。敌人被猛火吓得失魂落魄，而放开一条路实属万幸。好啦！即使冒着浓烟也要到主房附近去看火迹，他们究竟怎样？”虽然他们无法商量，但心意是一致的。想寻路过去，但是风越刮越烈，本向西吹忽然又往东刮；向南卷起又往北转，风声吼叫，飞砂走石，山林被燃烧过半，势不可挡。所以五人各自站在原处，既到不了主房，也聚集不到一起。武尊骏猎之灾^①，和田单的火牛之计，怎比得这次大火。五犬士虽不惧数百之敌，对此大火却也都束手无策。他们互相打招呼说：“先过了这座山躲躲烟，不然将与草木同归于尽，赶快，快！”说着路旁的杂草被风引着，火焰狂舞，不但没了去路，而且转瞬烧到四犬士的身边，衣襟和衣袖都被烧着，虽拼命扑打，但身受灼热的大火燃烤，真无异于在地狱受烙刑。其中的道节因自己否定了火遁之术，已于今晨放弃，所以现已毫无办法。即使还有此术，怎能自己一个人逃跑。被解了围又遭到火烧，大概都是前世的报应。这样一想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再说犬冢信乃，他身边掉的火焰特别多，一时也受不了，便左跑右躲。虽然他十分惊慌，但是心里灵机一动再次拔出腰间的

① 武尊是日本武尊，景行天皇之皇子。据《古事记》记载，武尊在东征途中至相武国时，曾受到敌人的火攻。

阵雨大刀，用力一挥，果然宝刀名不虚传，从刀尖喷射出来的水气淋得很远，连距离一二百步的道节、现八和庄助等身边的火焰也都被熄灭。当下信乃高声喊道：“诸位仁兄看到了吗？由于一时心慌，忘记了这口大刀，真是背着孩子找孩子，太迟钝啦。我用这把刀熄灭路旁之火，越过山去，你们要跟上。”他这样边喊边挥舞宝刀，其奇特功能使道节等精神振奋，齐声欢呼：“得到重生啦！”只有小文吾落在后边看不见，他们不住呼唤和回头看。远望那两位老夫妇殉难之处，依然浓烟滚滚，令人不胜留恋惋惜；再想到自己的流浪之身，还不知明天的去处，十分惆怅。他们开辟的一条逃路，给敌人提供了目标，追来的三个助友，带领百余名军兵，手里提着枪在呼喊：“回来！滚回来！”四犬士回头看看说：“自作聪明的巨田之辈，方才尔等以乔装主将的诡计出奇兵迷惑我们，现已识破，回来又有何妨？尔等休走！”他们骂着扑过去进行厮杀。四口刀各不虚砍，前边追来的四五个士兵，有的枪被砍断，有的被砍掉了胳膊，调头便往回跑，但他们还不甘心，忽然又回来往前冲，被反复轰赶着。树下阴暗，犬士们山路不熟，与众多的敌军周旋，再次遇到危难。他们且战且走，不顾崖边或是小路；由于慌不择路，又无固定去向，四犬士不觉便走散了。

却说犬田小文吾悌顺，适才由于主房的火势蔓延，在突围之际他心中想道：“山风猛烈，火将烧遍全山，其势十分可怕。可是曳手和单节二人骑在一个鞍上，马栓在树荫下，火即将蔓延到那棵树下。不仅会烧坏了马，姐妹俩绑在鞍上如何在烈火中逃生？幸好尚未烧到那里。她们即使逃脱火灾，如被敌人捉住，将后悔莫及。”他这样在心里自问自答后，赶忙跳过烧着的小草，好歹跑到那棵树附近。往前边一看，两三个敌兵已发现了曳手姐妹，并高喊着：“这是个奇货”，便争着想去解开马的缰绳。即使没有敌兵来抢夺，当曳手和单节听到众多敌兵的喊杀声，看到主房凶猛的火势向山路蔓延时，心想公婆和故主，还有那些朋友恐怕都难以